

小猫“闪电”失而复得

○马培忠

儿子家有一只小奶猫，是去年六七月间的一天，我爱人去商场时捡回来的。那天她刚走出商场大门，便听到一阵细弱又慌张的叫声。循声望去，停车场的一角，一只巴掌大的小猫正蜷在那儿，惶惶不安地叫着，穿梭的车辆和行人的脚步让它无处躲藏，随时都有被踩伤的危险。我爱人没有犹豫，轻轻将它托起，拍了张照片发进家庭微信群。孩子们在群里直呼“可爱”，我虽有一丝顾虑，终究拗不过这份怜惜，收养了这只可怜的小猫。

小猫被安置在了儿子家，日子一长，它渐渐褪去怯意，开始在屋里自在穿梭，上蹿下跳，憨态可掬。由于它浑身乌黑发亮，唯独鼻尖和四只小爪缀着雪白，像极了动画片里的“黑猫警长”，全家人给它取了个名字——“闪电”。

很快，“闪电”就长大了。唤它的名字时，它仿佛听得懂，总要“咪喵”一声算作答应。它有时跳上孙子的床铺，蜷成一团墨色的绒球；有时又伏在孙女脚边，尾巴悠悠地扫着她的裤脚。我们吃饭时，它便凑到餐桌下，仰着脑袋“咪喵咪喵”地讨要好吃的。一旦得了满足，便尾巴一摇，趾高气扬地踱去喝水，那副神气，活像打了胜仗的将军。

孙子做作业时，“闪电”要么跃上椅背，趴在他后背上暖融融地打盹；要么静静卧在书桌底下，像个沉默的小书童，仿佛在替他缓解功课的疲乏。孙子歇下来，总爱揉揉它的肚子、挠挠它的背脊，它便眯起眼睛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，一副受用不尽的模样。小孙女每天放学回

来，头一件事便是抱起它，而它在小孙女怀里，总是格外乖顺，任凭摆弄。

然而，6月13日午饭后，儿子、儿媳领着孙女带它去宠物店洗澡，它竟趁着宠物包拉链没拉好的空当，猛地挣脱，一溜烟消失在茂密的花草树木丛中。

偏巧那天下午下起了大雨，一家人忧心如焚，生怕它在外面淋雨受冻。焦急之下，我从网上搜索了一些寻猫的法子，照着一一试过，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求助信息。一家人又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，草木深深，却始终没有“闪电”的影子。

就在全家几乎快要放弃希望时，物业突然给儿媳打来电话——保洁阿姨在二号楼一单元十八楼的楼梯间里发现了“闪电”！儿子家是三号楼一单元三楼，看来“闪电”找错了家。儿子儿媳立刻通知了亲家大姐，随即火急火燎地往家赶。等他们赶到二号楼一单元时，亲家大姐已经将“闪电”清洗干净，带下了楼。

我和爱人赶到儿子家时，一眼便看见它正窝在猫窝里，蔫蔫地缩着。我俩大声唤着“闪电、闪电”，它“咪喵咪喵”地应着，声音里满是委屈，仿佛在诉说着这两天的颠沛与惊恐。

到了放学时分，我去接两个孩子回家。孙子孙女一进门，看见“闪电”好端端地趴在窝里，顿时欢呼起来，一把将它抱起，又摸又亲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可算回来了！”

那一刻，笼罩在一家人脸上的愁云，终于烟消云散，被重逢的欢喜冲到了云天之外。

九百年前的“珍珠奶茶”

○叶艳霞

小暑才刚到，街头奶茶店的生意就已经格外红火。年轻女孩们捧着冰杯，珍珠在吸管里骨碌碌打着转，糖渍的甜香混着碎冰的凉气，一并消散在蒸腾的暑热中。我端着一杯奶茶走在路上，忽然忆起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的场景。

九百年前的汴京夜市上，沙糖冰雪冷元子之类的吃食一字排开，摊前人头攒动。少年男女，三五成群，手里捧着一碗冰雪冷元子，在州桥的夜市上边走边嚼，笑语声淹没在吆喝与蝉鸣之中。

所谓冷元子，做法倒也不复杂。黄豆炒熟去皮磨粉，拌入砂糖或蜂蜜，搓成小圆子，吃时浸在碎冰之中，再浇一勺浓稠的糖浆。那冰是冬日窖藏的旧物，敲得细碎如雪，铺在碗底，圆子浸在碎冰间，宛若琥珀珠子滚在琉璃上。小贩用铜盏敲出清脆的“当当”声，不用吆喝，老主顾自会循声而来。花上十五文钱，就能捧走一碗晶莹的甜凉。

我第一次读到时，忍不住笑了。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捧着奶茶逛街的场景吗？连那份由甜冰带来的满足感，都一模一样。只不过黄豆换成了木薯粉，沙糖变成了黑糖浆，碎冰化作了机器冰沙，再插上一根塑料吸管，还以为是这个时代的发明了。其实九百年前的宋朝人早就懂得，暑热里最能安慰人心的，无非是一口甘甜、一口清凉，再有一点咀嚼的乐趣。

汴京的夏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热闹。州桥夜市灯火通明，冷元子摊旁卖沙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的、卖荔枝膏

的、卖绿豆水的，一字排开。各色人等，不分贵贱，手里各捧一碗冰食，谁也不觉得谁违和。彼时并无网红商铺一说，哪家冰更细、糖更稠、圆子更弹牙，老食客心里清清楚楚。好的摊子前能排出一条街，旁边茶馆的小二甚至会主动替你占位置，顺便兜售一碟子杏片、梅子姜佐食。

我总在想，那个站在冷元子摊前的宋朝少年，和今天奶茶柜台前犹豫着要不要多加一份珍珠的姑娘，若能在某个小暑黄昏相遇，会不会觉得彼此亲切？他可能穿着一件月白的襦衫，手里攥着几枚铜钱；她可能趿着凉拖，手机屏幕上亮着点单的二维码。但那份对着冰甜的期待，那份以一口凉意抵挡盛夏的少年心气，大抵是相通的。

后来冷元子渐渐失传了，大约是黄豆粉的口感终究不如今日的木薯、糯米那般弹韧讨喜。但它从未消亡，只是不断改换模样：宋时冷元子，演化出元代各式冰雪凉食、明代冰镇梅汤，如今化作街头黑糖珍珠冰沙。工序与容器几经改变，可那份盛夏里躁动又雀跃的渴望，始终如一。

入夜后的晚风终于有了一线凉意，我喝完最后一口奶茶，嚼着杯底的珍珠，恍惚间如同在和汴京少年隔空碰杯。他那一碗冷元子应该也见底了，瓷碗边沿凝着细细的水珠，像极了此刻我杯壁上挂着的冷凝水。我们隔着漫长的光阴对视一眼，各自搁下手中的杯碗，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，好在夏天还长，手里还捧着这一碗甜冰。

连载 58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第二天吃完早饭，谢榛便领着卢楠前去拜见赵王。谢榛手里拿着卢楠昨天刚刚写出的五言古诗。

一听卢楠大名，赵王便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去握卢楠的手。赵王说，久闻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十分高兴！

卢楠说，不才卢楠拜见殿下。

卢先生，你的诗，特别是你的赋，本王非常喜欢，不时吟诵。

卢楠说，多谢殿下！

谢榛把卢楠的三首诗奉上。赵王认真看了，说，大才，确实是大才！

赵王吩咐下人传唤顾圣之、郑若庸二人前来大厅。

顾、郑二人来到，见到卢楠，先后拱手相见、互道倾慕。然后，大家坐在椅子上，上至先秦，下至当代，谈了个酣畅淋漓。

不知不觉之间，已至中午。众人拱着赵王，前去大厅喝酒。

近来，赵王、谢榛、顾圣之、郑若庸已是喝过多次了。唯有卢楠是生客，于是，大家便频频敬酒。

卢楠生性豪放不羁，酒量几乎没减。

喝来喝去，大家都有了半成酒。

卢楠说，过了年下，我去南京拜访陆大人！

谢榛说，他在南京任什么职务？

卢楠说，礼部主事。

赵王说，这倒是一个好官。次榷之狱得到昭雪，多亏了他。

所以我要到南京看他，再次表达感激之情。

赵王说，你从南京回来，就把家搬到安阳来吧。大家一起谈诗论文，多好！

谢榛殿下，这事等我从南京回来再

说，好吗？

赵王说，也好。

谢榛、卢楠从赵王府出来，住进一家客舍。睡了一大觉后，天已昏黑如墨。两人找到一家小酒馆，又喝起来。

卢楠说，赵王让我移家安阳，我不想来。在浚县，我家好歹还有一些田产，不想成为王府宾客。

谢榛说，你与我不一样。你的劫后生涯，怎么得劲怎么过吧。

就是。

这次喝完，卢楠还是抢先吧账结了。卢楠说，你家人多，负担重，不能让你破费。谢榛听了，又感动了。

第二天，卢楠便告辞谢榛，返回浚县。

1552年的最后一天来到了。午时刚过，谢榛正与妻子盘算着在哪个院子里一家人同桌而食呢，赵王府来人传唤，让谢先生即刻进府。

还是赵王、谢榛、顾圣之、郑若庸四个人，还是每人身后一个婢女伺候，还是光彩照人的贾姬弹奏琵琶。但是，谢榛远远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自己八成酒的时候，赵王突然说，谢先生，我看你的诗近来有所退步。诗人，不能没有酒，不能没有女人。喝完这场酒，贾姬就归你了。

谢榛怀疑自己没有听清，呆呆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顾圣之碰碰他的手，说，赵王赠姬于你，还不赶快谢恩！

谢榛直直地站起来，走近赵王，双膝着地，本想说两句感激的话，不想，嘴一张，却呜呜地哭起来。

赵王笑一笑，说，谢先生，这是你的喜事，哭什么呢？

郑若庸站起来为谢榛圆场，说，茂秦

这是喜极而泣。

顾圣之、郑若庸走过去，把谢榛拉了起来。

谢榛确实是喜极而泣。想想自己年轻时，因为右眼失明，好多家境好的人家，不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好歹遇见城西的李家，把女儿嫁给了自己。这件事让谢榛感动了好长时间。虽然眼睛瞎了一只，总算找到媳妇了。好多年里，谢榛把媳妇奉若至宝，爱惜倍至。妻子是一个好妻子，为他生下五个儿子。妻子勤劳持家，家人身上的衣裳补了又补。做饭，从来没有一点抛洒。

对女人特别是美女，谢榛自然是欣赏的。结婚之前的少年岁月，歌妓们歌唱自己的曲子时，便有不少投怀送抱的。谢榛酒后虽然有所动心，但被自卑压制着，始终没有任何行动。在北京，许多年轻的学生、不少富有的官员，常常会有狎妓的行为。有无数次，朋友们领着谢榛走到娼家门口了，他却能毅然折身而回。王世贞迎娶小妾李氏那天，谢榛真的是伤心了，喝醉了酒，回到住处吐得一塌糊涂。事后一想，便觉脸红如血。

在崔元家酒后惊艳的事情，谢榛永远忘不了。谢榛那天的行为，自然是不自觉的。一个写诗的人喝了点酒，见到美艳的女人，追上去看一看，不算什么罪过。但是，自己却受到大长公主那样的侮辱。想想，谢榛便悲愤填膺。

现在好了，有了贾姬这样艳丽的女人陪伴，将会激发出自己无限的创造力，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。自己将带着她游览好山好水，品尝美味菜蔬。自己将把贾姬当成观音菩萨供养起来，朝夕膜拜。贾姬，将是自己心里的一尊女神。

从此，我谢榛将会像神灵附体一样，灵感迸发，下笔有神。几百年之后，仍然会有人读我的诗。我谢榛，将会为临清增光，为东昌增光。

王府管家已去通知谢榛妻子：赵王赠送贾姬为谢先生之妾，今夜圆房。谢榛妻子听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她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元烛媳妇闻讯来到，大声说，那得赶快准备洞房。

一共三间房子，好在东边一间是隔开的。于是，元烛媳妇跑到老院，把几个妯娌找来。五个媳妇一块动手，把那间房子拾掇得干净、明亮。床上的被褥，是老四、老五媳妇拿来的；其他妆奁，也是老四老五媳妇拿来的。

其实，新婚应有的一切，王府管家都给准备好了。只是他在匆忙之中，没有对谢榛妻子说明。

半夜时分，谢榛所乘的轿子在前，贾姬的轿子在后随着。后面一辆马车，车声辘辘到了谢家。王府下人先是从车上往下搬运东西，待看到洞房已是收拾利索时，不觉哑然一笑。看来，老谢家还是十分欢迎这个小妾的。

最后，两个老妈妈扶着贾姬，走下轿来。进屋，贾姬朝谢榛妻子拜了两拜，说，姐姐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还望你能看顾小妹。

谢榛妻子脸红得像是红布，口中喃喃，好说，好说。

两个老妈妈搀着贾姬，走进新房。

五个儿媳看着，既不敢笑，又不敢说。谢榛妻子看在眼里，心里一烦，便说你们回去吧！

(未完待续)